

品味日照茶的奇迹

作为一个中国人,喝茶、爱茶几乎算是一种饮食标配。我虽然爱喝茶,但是对茶没有研究。饮水思源,应该对茶叶种植关注一下。

去过很多茶山,比如四川、云南、广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的茶山,目光所及,绿色的茶树绕山,云蒸霞蔚,很是悦目。总之茶在山上,山高云舒,好茶来自好山自然没有问题。

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。”茶树只能在南方种植,不能在北方种植,原因是气候对植物生长区域进行了地理限制。山东省日照市却让这个说法发生了改变。

因为茶树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,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和环境不适宜茶树生长。在新中国刚成立时,山东省及以北地区都属于无茶区。1954年3月,毛泽东主席视察浙江,在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、省政府主席谭启龙同志谈话时说:“山东人口多,又爱喝茶,你到山东去工作,应该把南方的茶引到山东去。”谭启龙同志调任山东后,工作千头万绪,但主席交代的任务始终终放在心上。在了解到山东有着浓厚的饮茶习俗,同时又是茶叶消费大省时,就着手落实“南茶北引”工程。“南茶北引”工程是指将南方的茶叶引种到北方,以扩大茶叶的种植范围和改善茶叶的品质。这个工程通常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,如选择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茶树品种、调整种植和采摘时间等。经过多年的试种,1966年,“南茶北引”终于在山东日照岚山试种成功。此后引种到日照市的有很多品种,如黄山群体、龙井43号、福鼎大白、鸠坑中小叶种等。龙井43号品种因具备抗寒性强、扦插繁殖力好、成活率高等特点,便在日照安了“家”。从此,中国茶开始了从南向北的迁徙,改写了“北方无茶”的历史。日照茶业走出了北茶新天地。

我是五月中旬来到日照参加创作活动时接触到日照茶业的。活动方组织我们去看茶叶生产、看茶山、看茶苗,起初我并没有在意。看茶叶生产车间时,师傅在现场用手工搓揉茶芽,大家见怪不怪。去茶叶坊品茶,女主人很热情介绍这茶来自日照当地茶山,又介绍了创业的过程。我端起温热的双层玻璃茶杯喝起来,感觉茶的味道很顺,知道这茶没有打过农药。听女主人介绍说,由于日照茶树出茶时间相对较晚,茶叶营养成分高,具有其他省的茶不具备的特点。我喝过四川的早茶,喝过浙江安徽江苏等省讲究的明前茶,这次喝上日照的新茶,第一次有了新的喝茶体验。

我又是第一次遇到茶场文旅项目。这是一处茶园,一进场部就看见处处有着精致小巧的文旅标识。很多高四五米的巨大渔船停泊在茶山里,当我们走近一瞧,原来这些船是废弃的海船,被修补完整,刷上颜料,装上“眼睛”,制成了休闲度假屋。攀上引接的梯子,走到木头大船里,内饰干净明亮。站在大船前端,看着四周茶叶一层层的绿波,顿时感觉人生充满了梦幻色彩。

随后来到一处科技园地,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大棚里种植茶树。钢结构挺起有点透明的大棚房子,内部有温控指示。这些房子联在一起,茶树苗被当作蔬菜一般养着,一畦畦,一垄垄,整整齐齐的。不同房间的茶苗高度不同,小苗们精神抖擞,在阳光下使劲地生长,我猜想,这里该是北方最大的茶苗培育基地。当我在茶苗地上看见插的一个个小牌牌,阅读上面的文字,的确感到惊讶了。只见上面写着南方各种名茶的名字,有福建的福鼎茶,有浙江的龙井茶,还有江苏、安徽、云南等地林林总总的茶种,这简直是要把天下名茶一网打尽啊!这种集约方式生产茶苗,简直惊爆了我的眼球,感觉到山东人做事真“狠”啊!欲成大事,一讲科学,二讲恒心力。60年,只为完成伟人的一个嘱托。日照北茶已经崛起,显示出日照做事的能力和品格。

2024年日照全市生产总值为2556.89亿元,在山东省地级市排名第15位。如果参加安徽省排名,可以排到马鞍山之后,排到第七名。现在已经不唯GDP排名了,只是作为一个研判的经济参考数据。而我来到日照,发现日照真实的情况比这个数据更感性。走在日照的大街上,大家看到了城市建设很时尚,沿海的地方可以媲美青岛;日照的山和海很漂亮,足够让当年的苏轼流连忘返;日照古有闻名的莒城和干臣,现有年轻肯干的官员,还有在各条战线上勤恳的劳动者,这可是看不见的力量。我还留意过一个细节,在日照大街上优美分层的绿化带旁,共享单车整整齐齐摆放着,这是很多著名的大都市都不能做到的事。当然,日照也还有可改善的事儿,比如如何让经济发展和良好生态更加协调等问题。

日照人喜欢用一个古代流传至今的logo,那是日云山放在一起的标志。这个标志表示,除了富民的茶业,日照能够向着更美的城市进军,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大潮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诗歌学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清晨,被鸟鸣叫醒,懒得睁眼,卧床偷闲。奈何鸟啄玻璃,梆梆作响,遂起床,下楼,未见母亲。洗漱毕,转至后院,原来母亲正在杂物间忙活。

后院长约二十米、宽七八米,自西向东,依次为菜园、养鸡场和花圃。西、北两端围以一米高院墙,东侧建有一间半敞式小屋。屋顶为平台,可作晾衣晒被之用;底层为鸡舍和杂物间。鸡舍作了阿黄的猫窝,杂物间堆放农具和木柴。

母亲问我,让鸟儿吵醒了吧?现在村里鸟儿好多,树上到处都是鸟窝。抬头望去,果见屋后的苦楝树上,也有个偌大的鸟窝。我走进小屋,在小板凳上坐下,看母亲烧水。我问母亲,烧水做什么用呢?母亲回道,今天是“三月三”,等水烧开,先杀鸡,再扯点地米菜煮鸡蛋吃,保证一年健健康康。

地米菜是吾乡对荠菜的叫法。“三月三,吃地米菜煮鸡蛋,一年不头疼”,是吾乡家喻户晓的习俗(村里老人认为,吃荠菜煮鸡蛋不仅能祛湿健脾,还寓意人丁兴旺、健康长寿)。杀完鸡,母亲一边拔鸡毛,一边教我摘荠菜煮



◇人间小景

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,劈柴,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……

这可能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首现代诗。在25岁的诗人笔下,字与字相遇,画面与画面相接,形成一种具体的,直抵人心的温暖。

这是海子留给未来的礼物。写下这首诗两个月后,他的生命,成了永远的省略号。

有人说,他是二十世纪,最后一位麦田守望者;有人说,他的背影,比诗句更孤独;有人说,他的诗的生命,还在继续……

“有人徒步而来,有人骑车而来,有人坐飞机而来。有人从云南骑着摇摇晃晃的摩托车,历时十三天,只为在他的墓碑前,吟诵几个被风带走的音符。”意大利诗人德陆法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记录道。

如今,在他的家乡,安徽省怀宁县查湾村,明月如镜高悬,映照千年岁月。海子文化园静坐那里,等待无数远方的客人。于是,一群人,因诗人而来;一群人,载诗情而归。

春暖花开的日子,我来到了这里。我回到了这里。

海生,海子

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,没人再念叨“海生”了。在海子故居低低的屋檐下,90岁的操采菊握住我的手。“你是来看海子的吗?”“我是来看您的,还有您儿子查海生。”“好嘛,来看海子。”……海子,原名查海生,196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1979年,15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。大学期间,他开始诗歌创作。很长一段时间,家人不知道“海子”。

一方庭院

百夫长

鸡蛋。荠菜已开出白色小花,在菜园里成片生长。我扯来十多棵荠菜,冲洗干净,挽成团放入锡锅,加水将荠菜全部淹没。随后,又放入八个鸡蛋。一切准备就绪,往炉子里添加数块木柴后,炉火便旺了起来。

那年修新房时,大哥别出心裁,在后院建了这个平顶小屋,把废弃的旧家具、枯死的杂树劈成小块,有序堆放在屋角,以备冬天取暖用。后来,母亲买来一个小火炉置于小屋中。我们在家时,在灶屋用液化气、燃气灶做饭;我们离开后,母亲经常在小屋用小火炉烧饭。如今这后院小屋,俨然成了母亲的怀旧天地。

正在出神,母亲叫我:想什么呢,水烧开了。我赶紧揭开锅盖,捞出鸡蛋放在碗里凉着。用荠菜煮好的鸡蛋,看着和茶叶蛋相似,闻上去有淡淡的草木清香。母亲舀出两碗荠菜汤,把鸡蛋剥壳后放入其中,又加入一小勺红糖。我与母亲每人吃了两个鸡蛋,喝了半碗荠菜汤方才作罢。

上午十时,姨多用三轮车送来一车鸭羹。祖母一辈的亲戚中,只有姨爹姨婆健在,

母亲与他们关系很好,平素经常走动、互相帮衬。两位老人均年过八旬,却总是闲不住,除了种两亩田地,每天还帮儿子看鸭场、捡鸭蛋、割草喂鱼。母亲腰未受伤前,不时会去帮他们收菜籽、摘棉花。这几年,母亲已不再种地,仍会经常前往看望二老。

休息片刻,母亲叫我取来扁担、簸箕。她装担,我挑运,一起把鸭羹送往后院菜地。正当暮春时节,菜地已显颓败。莴麻、瓢儿菜,菜心尚可食用,便保留下来,那些业已老去的莴笋、菜蕪,被我一一铲除。我正要对几棵茼蒿和茼蒿下手,母亲急忙制止:这几棵要留种呢!我除草、整地,母亲埋粪、种苗。一个多小时后,便将两垄辣椒苗、黄瓜苗都种完了。

时近中午,饥肠辘辘,浇完菜地,关好园门,我拿着扁担、簸箕在前,母亲提着水桶在后,沿着屋沿小道,一起向杂物间走去。彼时,花圃里的桂花尚未开放,玉兰、李花皆已凋谢,只剩少许桃花、茶花挂在枝头,阿黄躺在一棵玉兰树下,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。突然“扑棱”一声,一只喜鹊从鸟窝中飞出,引得阿黄抬头好一阵张望。

遛套

郇继福

小兴安岭的冬天,是狩猎的好季节。这天,猎人老金带着两条猎狗,蹬着没膝的大雪,翻过好几道山梁,得到鹿沟遛套。几天前,他在这里下了几十个野猪套,估摸早上猎物了。

两条猎狗一黑一黄,黑的叫大虎,腿粗身壮,勇猛异常,性格憨厚;黄的叫二毛,长腿细腰,聪明伶俐。对这两条狗,老金都挺喜爱,比较来说,他更喜欢大虎,因为,大虎憨直实在,二毛呢,心眼要比大虎多不少。

遛了一头午套,没发现猎物,老金有点累了,正想歇气啃口干粮,突然,前边传来狗叫声,他心里一喜:狗发现猎物了。

果然,透过柞树林,前边的雪地上,一只被钢丝套套住的野猪正在挣扎。走近一看,好家伙,小牛犊大小,有三四百斤。虽然脖子被套住,这家伙却不甘示弱,齧着獠牙吼叫着,与两条猎狗对峙。

因为是遛套,老金没带猎枪,只带了一把小斧。一般情况下,被套的野猪很快会被勒死,没想到,今天情况特殊,他发现早,野猪正在挣扎。

他知道,仅靠两条狗咬,一时半会儿咬不死野猪,便砍了一根胳膊粗的木棒,抡圆双臂,照着野猪的脑袋便打。野猪哪肯甘心等死,见大事不好,拼死挣扎,竟把套子挣断。此时,死里逃生的野猪红了眼,齧着獠牙,歇斯底里嗷嗷叫扑来,老金躲闪不及,大腿被野猪的獠牙挑伤,顿时,鲜血染红了雪地。

此时,野猪疯了似继续扑向老金。说时迟,那时快,两条猎狗见主人危急,不顾一切地扑向野猪,一个在前,一个在后,两面夹攻,不停厮咬,咬得野猪顾不上扑人,慌忙应战二狗。

野猪虽然挣脱了套子,但脖子已被勒伤,体力消耗了大半,气喘吁吁不敢恋战,便虚晃一枪,转身逃窜。两条狗哪肯放过,拼命追赶……

老金知道,野猪虽然带伤,两条狗也不是它的对手,便想吹口哨召回它们。没等吹,突然听到一声惨烈的狗叫,凭声音,知道是大虎惨遭不测。果然,不一会儿,只见二毛退了回来,躲在他身后,浑身打着哆嗦。老金很生气,关键时候不帮大虎一下,真是胆小鬼。

老金想努力站起来,一股刺骨的疼痛,使他瘫了下来。他知道自己腿骨折了,一种不祥掠过心头。这儿离家三十多里,又是寒区,倒在这里,肯定得冻死。想到这儿,脑袋嗡一下子。又一想,怎么能轻易放弃生命,爬也要爬回去。

再看,二毛早没了踪影,他更为生气,都说狗对人忠诚,在这关键时刻,二毛却弃我而逃……

老金顾不上伤痛,在雪地上爬啊爬,不知爬了多远,末了,连疼带冻,昏死过去。

醒来时,发现自己已躺在自家炕头上。左邻右舍都来了,老婆坐在炕沿流泪。可恨的是,二毛也已经到家,正在屋里睁着眼睛瞅他呢!

一见二毛,老金气便不打一处来。他猜测,大虎所以命丧黄泉,与二毛有直接关系,不由得大骂二毛:你对大虎见死不救,还有脸回来见我?说罢,抓起笤帚向二毛砸去。

媳妇说:你也不问青红皂白,说打就打。告诉你吧,要是没有二毛,你早就没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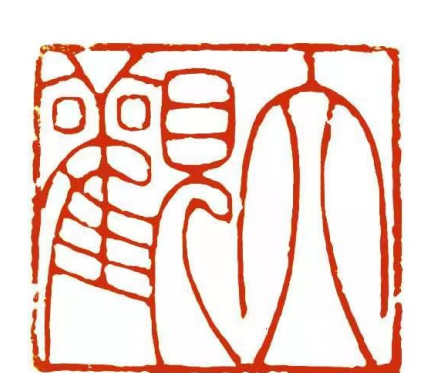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,这天媳妇没做好梦,本来不想让丈夫去遛套。可男人不听,非要去。媳妇在家一直惦记他。日头都卡山了,不见他的踪影,却等回来了呼呼带喘的二毛。

二毛一进门,就叨住女人的腿脚子往外拽,女人知道,男人肯定在山上出事了。便找来一帮邻居,牵着马,跟随二毛上山找人。

月光下,大伙在林子找了三个小时,终于找到了冻僵的猎人,用马驮回来。

老金听完,眼睛湿润了。他脸上现出疚意,伸手轻轻地呼唤怯生生的二毛,动情地说:二毛啊,对不起,我误会你了。

这时,二毛才有些放松,摇晃着尾巴慢慢走过去,伸出舌头舔着主人的手掌,眼里闪着晶莹的光亮。



生命之源

寓意

永恒

活在珍贵的人间

戴 威

“我们都不知道他写诗,他回家也极少谈到诗的话题。”比查海生小三岁的查曙明,是他的大弟,现在是怀宁县海子纪念馆馆长。

“父母叫他‘海生’,我就喊他‘哥哥’。诗集《土地》出版时,出版社通过他的好友西川辗转联系到我们。在寄送版费时,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个笔名。”查曙明回忆道。

让我有些疑惑的是,时至今日,在最挚爱的亲人口中,“海生”或“哥哥”的称谓都不见了,只剩下“海子”这个世人皆知的,属于诗的名字。

“他寒暑假回家,会给我讲北京遇到的趣事。”查曙明说。哥哥知道他喜欢武侠小说,会给他买整套古龙的小说。“他说古龙很有才华,希望我读小说的同时,还应抓紧学业,像古龙一样走出自己的路。”查曙明说。记忆里的哥哥乐观、有见识,“回头想想,他的孤独可能藏在诗里。”

对家人来说,认识海子,是在海生走了之后。

“那时,我在县城中学复读。为了不影响考试,父母瞒了我三个多月。挨到高考后赶回家,我才知道,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大哥。”查曙明说。

为冲淡家里悲伤的气氛,次年,再次落榜的查曙明和邻村姑娘结婚生子。后来,他在当地乡镇企业工作,又辗转到广东、北京,做些小生意。

2017年,父亲去世。同年10月,怀宁县海子纪念馆建成。在外漂泊半生的查曙明收到家乡邀请,决定回查湾,照顾老母亲,并协助打理纪念馆。

如今的查曙明,已年近六旬。在小时长大的地方,他把海子的故事讲给每一个人听,并为陌生人送上祝福,“做幸福的人”。

查曙明说,自己本对诗歌不感兴趣。1990年代以来,越来越多的人对老家的造访,让他意识到哥哥在诗坛的影响。从那时起,他开始系统阅读海子的诗。

今天,他时常提起笔来。“其实不能算是写诗,最多是给文字分行。”他说,与文字的近距离接触,让自己和那个永远二十五岁的瘦哥哥,越来越近了。
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海子母亲出生在农历九月,正是菊花盛开时,于是她有了“采菊”这样诗意的名字。其实,她才是海子文字上的启蒙老师。在海子牙牙学语时,她便寻来一些旧报纸,教他识字。

“他念书回来,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,做自己的事。我那时忙着做农活,也不晓得他是在写诗。”操采菊说,她只知道,大儿子是孝顺的好孩子。

母亲/老了,垂下白发/母亲你去休息吧/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/就像山腰安静的水/流着天空……

在海子笔下,“母亲”既是世俗中操劳的农妇,也是神性中孕育万物的大地。

直到海子离世后,这位朴实的母亲,开始翻起他的诗集,试图以这种方式,和她的大儿子对话。也是从那时起,她的床头,总会躺着一本《海子诗集》,只要闲下来,她就会一遍一遍地翻阅。经年累月,书页被磨得卷边,长期用眼也让她们的视力有所下降。

终于,那些曾让她感到困惑的晦涩句子,成了大儿子跨越时空对她诉说的心事。时至今日,九十岁高龄的她,还能背诵出几十首儿子的短诗。

聊了许久,我落俗地问了她一个问题:“您最喜欢的是他的哪首诗?”

“只要是 he写的,我都喜欢。”

片刻后,操采菊朗诵起她喜欢的《给母亲(组诗)》中的一首:“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/那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……”

我看见,她的眼里泪水全无,她的脸上笑容浮现。

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海生早已变成了海子。海子,一直陪着他的家人。